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六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四年秋七月乙丑朔南州蠻龍其允進等來貢

時虎翼軍有率錢修公用什物者上以法禁甚嚴而此
類贓非入已情理可憫丙寅詔自今一事以上並從官
給

丁卯祔莊穆皇后神主於別廟殿室在莊懷皇后之上
令永安縣民僦官舍錢減其半永為定制 詔婦人
犯罪杖以下非故為者量輕重笞罰或贖銅釋之

戊辰審刑院言諸路脫漏丁口輦運金帛儲糧止緣失
誤其命官使臣無贓私罪案望止付三司奏斷訖報法
寺又法寺與勘命官內檢斷不當公事失錯或保任無
狀止是公坐不至追官者並止委轉運司差官鞫問如
無情弊即依法罰訖以聞並從之 詔自今官吏犯贓

及情理慘酷有害於民刑名疑誤者審刑院依舊升殿

奏裁自餘擬定用刑封進付中書門下施行

會要云詔審刑院凡

有法寺奏斷公案皆具詳議奏覆今後宜令本院除官吏職私踰濫為事慘酷及有刑名疑誤者依舊奏覆其餘刑名已得允當即具封進仍以黃貼子擬云刑名委得允當乞付中書門下施行時王濟等上章乞廢審刑院帝因令宰相更為約束

王濟欲廢審刑院當考

詔審官院見任官滿三年

者方得考較引對被特旨者不在此限先是京朝官代還無殿累者率考較引對多獲進改未嘗限年故也

詔西路州軍衣綱官健為積雨河溢所滯者續給日食

舊例軍士所至止給一日口糧上以道塗修阻故卹之
已巳上謂輔臣曰王濟上刑名敕五道煩簡不等朕嘗
覽顯德中敕語甚為煩碎當是世宗嚴急出於一時既
已行下無敢諫者又言魏仁浦嘗作敕草云不得有違
堂吏白敕命一出違則有刑何假此言也仁浦是之王
旦曰詔敕理宜簡當近亦傷於煩馮拯曰開寶中差諸
州通判敕刑獄錢穀一一指揮又有不得慢易之語方
今已簡略也上曰大凡聯官苟協和商議事皆中理若

一人異同雖不得慢易等字去之亦難自今事理有關

輕重不侔者當先訪有司具陳可否然後降敕

馮拯傳云王濟

編敕今從實錄

又謂輔臣曰近日諫官御史言事殊少豈未

熟典故或不知朝廷行事耶苟能糾彈論議切中時務

則中外聳聽矣 詔羣臣舉官例皆連坐宜有區別自

今朝官使臣幕職州縣官須顯有邊功及自立規畫特

著勞績者乃以名聞如考覆之際與元奏不同當行朝

典或改官後犯贓舉主更不連坐如循常課績歷任奏

舉者改官犯罪並依條連坐其止舉差遣本人在所舉
任中犯贓即用連坐之制其改官他任縱犯贓罪亦不
須問 詔如聞鞏縣西南積雨河溢漂露邱冢其令所
在官為設祭埋瘞 趙德明請許蕃民赴保安軍擁場
貿易從之

庚午置陵臺令兼知永安縣事

壬申詔開封府判官推官各增置一員以獄訟刑法為
生事戶口租賦為熟事分掌之仍如俸給如事有枉抑

未盡公理非吏人受賕者自今並以推判官為首先是
上之為開封尹置判官二員推官三員及即位止各置
一員於是出筆記六事與王旦等議之其二條以府事
繁劇欲增置推判官既有是詔仍令旦等擇人而任之
其後推判官止分掌左右軍廂無生熟事之別也

無生熟事

之別在天禧四年今且并書之

高班內品裴愈出隸唐州愈前監廣

州綱與交州使相遇因言龍花藥難得之物宜以充貢
至是州採之為獻且言愈嘗道詔旨上曰朕懷撫遠俗

何嘗有所宣索耶即下愈御史臺劾問而有是責仍以龍花藥還交州愈素與知雜御史王濟有隙上初怒甚濟力為辨理遂獲輕典人多稱濟焉上謂輔臣曰近見詞人獻文多故違經旨以立說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也俟有太甚者當黜以為戒

初知宜州劉永規馭下嚴酷課澄海卒伐木葺州廨數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孥趣山林以采斫者雖甚風雨不停其役六月乙卯軍校陳進因衆怒鼓譟殺永規

及監押國均擁判官盧成均為帥僭號南平王據城反
廣南西路轉運使舒貴移牒招撫發桂潯等州兵趣柳
城討之甲戌奏至詔東上閣門使曹利用供備庫使賀
州刺史張煦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京副使張從古
內殿崇班張繼能副之虞部員外郎薛顏同勾當廣南
東西路轉運事發荆湖南北路先屯禁兵斬黃州虎翼
荆南雄略等軍赴桂州閱習行陣俟利用等至合勢攻
討無得先進上謂王旦等曰司天屢上占候言當有兵

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此賊果作廷議擇官且言
利用精於方略悉心王事煦多歷邊任尤熟用兵從古
頗知嶺外山川險阨繼能勇往可任然朕料此賊不出
三策若保其家屬據城距守一也略城中貨以趣山林
二也用此二策皆不足慮若選募驍果立謀主直趣廣
州此賊之上策也然其知識必不及此但慮為人誘教
爾又遣入內高班內品于德潤馳驛將詔諭賊中能束
身自歸者並放罪仍舊收管逐州長吏倍加安撫如敢

違拒即令利用等進兵禽戮將士務令整肅無得妄傷
平民焚蕩閭舍蹂踐田畝立功者所在以官物給賜即
時遷擢便宜從事諸州縣官屬如賊至所部能規畫禽
戮者厚加酬賞隨軍將校日給肴酒務令豐沃增置自
京至宜州馬遞舖命內侍高品周文質為廣州駐泊都
監諭之曰番禺寶貨所聚民庶久安萬一賊沿流東下
則其患深矣爾亟往與本州官吏密設備禦緩急寇至
即集近州兵馬巡檢使臣控要路以扞之仍許便宜從

事

丙子詔曹利用等將士立功者不須給帖付之第據功
狀遷補內殊異者以名聞

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新收戶三十三萬二千九
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五十摠舊實管七百四十
一萬七千五百七十戶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
四口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
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摠六千三百七十三萬

一千二百二十九貫石匹斤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欲望特降詔旨自今以咸平六年戶口賦入為額歲較其數具上史館從之 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按漢書高平侯魏洪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削爵一級此則騎不得過廟司馬門之明文也今太廟別有偏門及東門祀官入齋宮去殿庭尚遠其后廟唯有一門每遇禘祫神主由之出入兼齋宮政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官皆乘馬而入實非恭恪望自今

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餘並不得乘入
庶彰寅恭以廣孝思詔祀官遇雨許乘馬入東門導從
止門外餘如所請先是將作監丞李迪大理評事李
諮范昭同召試上覽所試詩賦謂王旦曰迪稍優諮昭
又其次也迪可與著作郎直史館諮太子中允昭著作
佐郎並直集賢院仍於制詞述朕此旨庶使知勸

丁丑廢東西密務以薪蒸分給諸班直諸軍從內殿崇
班謝德權之請也

祥符二年五月以修
昭應宮復置東密務

張崇貴又言

緣邊州軍與夏州蕃部移牒往來不絕望增置安撫使
以涖其事詔止令轉運使往提振之 審刑院言神勇
軍校岳榮成延州弋射矢傷人至死法止贖銅上曰軍
校非閱習而傷人若處常法何以為誠特詔罰俸錢五
十千付被傷家

庚辰命閤門祗候張禹正楊繼筠為潭桂州駐泊都監
上以宜州用兵此二州皆湖廣要地故也

黎龍廷自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其弟峯州刺史明

昶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辛巳授龍廷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給以旌節又追封黎桓為南越王明昶等皆進秩及含光殿大宴明昶等與馬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其位著訪於宰相王旦旦曰昔管仲朝周王饗以上卿之禮管仲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綏靜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於尚書五品之次

實錄誤以管仲為子產今改之

河溢澶州壞王八埽詔遣使完築

令河北河東路部署等巡視軍中其閱習士卒有材勇

願隸在京諸軍者聽其自陳州給裝錢部送闕下疲老
不勝鎧甲者具名以聞時河北驍健軍士因防護至京
引對便殿上詢之有願留補禁旅者上以兩河就糧軍
多勁勇士因廣蒐擇焉

壬午詔廣州幕職州縣官軍校及流配人委曹利用等
所過延問詢求利便可采者疾置以聞先是被罪失職
者多謫嶺外時宜賊方擾上慮因緣叛集議徙近北州
軍故因令察訪之 詔諸州遣軍士赴東京下卸者自

今除口糧外月別給錢二百仍創營屋每冬使其休息
上以軍士外役即留廩給之半贍家多致饑寒不給特
優卹焉 知制誥周起言諸司定奪公事望令明具格
敕律令條例聞奏或事理不明無條可援者須件析具
事宜從長酌中之道取旨不得自持兩端逗遛行遣如
挾情者望許人論告重行朝典或止是畏避亦量加責
罰從之

甲申詔除潭州攸縣大清塘魚稅米

乙酉舒賁言是月朔陳進及盧成均等悉衆來攻柳城縣殿直韓明許貴郝惟和率所部兵千餘禦之明貴戰死惟和僅以身免成均乃奔宜州即遣使詣臣求赦罪臣察知其偽是夕進復陷柳城官軍不敵退保象州望亟發兵討擊上曰此誠詐也然進等既以此請宜傳詔諭賊中如能解甲歸降盡赦其罪仍加轉補

丙戌益州地震

丁亥遣使賜曹利用等將士衣服

戊子。上謂輔臣曰。比詔庶官上殿。不得以無名劄子奏事。蓋慮邪說因緣交鬪。而近日已來。殊無獻言者。卿等宜勤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路。圖上山川形勢。地里遠近。付樞密院。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遣使葺西嶽廟。

癸巳。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上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恤民隱。遴揀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

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嘗選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具名進內上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尤須得人取性度平和有執守者故親選授太常博士陳綱李權李及自餘擬名以聞咸引對於長春殿遣之所至專察視囚禁審詳案牒州郡不得迎送聚會所部每旬具囚繫犯由訊鞠次第申報常檢舉催督在繫久者即馳往案問出入人罪者移牒覆勘劾官吏以聞諸色詞訴逐

州斷遣不當已經轉運司批斷未允者並收接施行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敢有庇匿並當加罪仍借緋紫以三年為任增給緡錢如轉運使之數內出御前印紙為歷書其績効中書樞密院籍其名代還考課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摘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真以深罪初鑄印二十鈕給在京釐事官以兩京奉使為文先是給印皆以奉使為文內外無別故改鑄焉詔樞密院自今諸司使副使至閣門祇候外

任代還或召赴闕者先具履歷以聞上以引見時或不
能盡記其人履歷或有勞効歲久當遷者故降是詔

會要

七月

事

八月乙未遣內侍閣文慶至桂州宴犒曹利用以下使

臣軍校

丙申詔宜融州溪洞蠻首領部分族人無得輒出疆境
騷擾邊民俟賊平日當議節級優賞首領皆奉詔不敢
動

丁酉遣使葺泗州僧伽塔內出供帳什物給之

已亥詔自今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大將軍刺史已上知雜御史諸司使被疾請告三日已上者入內侍省遣使將太醫診視之舊制文武官屬疾咸遣醫療治頗有自陳微恙請不命國醫者上不欲恩例有異故定制焉

檢校太傅簽書樞密院事韓崇訓長厚謙畏未嘗忤物素有目疾多請告上謂之曰朕在東宮時嘗見醫眼工

言內外瘴眼須俟翳老實撥而藏之功易而効久若翳小而嫩撥之即復生復生無以療矣此頗近理卿宜志之崇訓再拜謝自是累表求解庚子授齊州防禦使疾甚在告凡四百日每十旬有司上言必詔特令給俸

置管勾往來國信司命西京作坊使廉州刺史內侍左班副都知閻承翰供備庫使帶御器械綦政敏主之自契丹修好歲遣使交聘承翰始專其事因為排辦禮信所至是署局鑄印焉蒲端國進奉使上言伏見占城

使蒙恩賜鞍勒馬二匹大神旂二願依例需資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之下請給雜綵小旗五從之

辛丑詔審官三班引對京朝官使臣不得過三人京朝官差遣不得過五人使臣差遣及吏部銓選人不得過十人其後三班引對使臣增至五人吏部銓選人差遣增至十五人上因謂宰相曰如聞選人於所由司頗有糜費若非主判官精心舉職則愈為下吏所撓朝廷既責以廉節豈得更容其邀倖也

壬寅上幸崇文院觀新編君臣事跡王欽若楊億等以草本進御上徧覽之入四庫閱視圖籍謂宰臣曰著書難事議者稱先朝實錄尚有漏落億進曰史臣記事誠合詳備臣預修太宗實錄凡事有依據可載簡冊者方得記錄上然之賜修書官器幣有差

甲辰詔以曹利用等出征遠涉炎瘴令緣路諸州創造亭舍使得休息

自罷兵之後議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繒雖市得尤

衆而損失亦多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獨謂羣牧之設國家巨防今愚淺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作羣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乙巳置羣牧制置使命堯叟兼之堯叟初為羣牧使及掌樞密即罷其任於是內侍副都知閤承翰為都監堯叟自陳職居近密而與承翰聯事合避物議上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不可避也堯叟尋以本司事多請但署檢其帖牒委使副判官印署施行從之尋又增置判官一員

增置判官在九月
丁亥今併書之

增置廣州鈐轄一員以內殿崇班

閣門祇候何榮為之宜賊方擾故也 上謂近臣曰前

命諸路提點刑獄官察所部官吏踰違不治而廉幹之
士未令稱舉遠方聞之或謂朝廷但求人過又恐不識
治體者因而生事乃降詔若有能吏亦許薦論 詔編
修君臣事跡官秘書丞陳從易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
大理評事秘閣校理劉筠月增給錢五千以從易等修
書服勤而俸入比同僚尤薄故也

丙午橫州言水漲壞營舍詔賜軍士緡錢

丁未以右監門衛上將軍錢惟治為右武衛上將軍月
給俸錢百萬仍許在家養疾時惟治弟太僕少卿惟演
上聖德論上覽之謂宰臣曰惟演文學可稱且公王貴
族而能留意翰墨有足嘉者可記其名并以論付史館
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聞惟治頗貧乏尤可軫
惻也遂有是命 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付三司市菽麥
時宰臣言今歲豐稔菽麥甚賤為富民所蓄請官為歛

糴以惠農民故也 中書門下言莊穆皇后公除既久
秋宴請舉樂詔有司詳定於是奏議曰按左氏春秋周
景王穆后既葬除喪而宴叔向曰宴樂以早非禮也此
蓋未行易月故云太早唐昭德皇后正元二年十一月
丁酉崩三年二月壬寅神主祔廟四月戊寅德宗御宣
政殿備禮冊太尉李晟按開元禮臨軒冊三公皇帝出
入奏舒和之樂此則典禮所載明文可稽伏請準故事
舉樂上不從宰相再表以請詔俟冬至如奏

戊申詔自今內庭及含光等殿在京諸處齋醮內臣於諸司庫務宣索物料並令庫務具名數押署逐司方得給付給訖連內臣文字實封送三司置籍每旬具兩本進內一留中一下尚書內省降用印憑由除破其奉詔監葬者畢亦具所費奏聞錄別本送三司憑由司勘驗如前制先是內中須索文記委都知司勘驗除破頗有留滯踰年未能訖給者上令樞密院三司議定此制因出內省所批文簿數卷示宰臣皆以諸司奏牘背為之

曰宮中用此記事始自先朝凡宮禁省費多此類朕常
以在京廨舍營宇所費材木素無條約三司不能盡察
因令事材場八作司日具支用件狀進內邇者閻承翰
面陳官廨梁折望傳宣給換因知有此條約不敢妄費
盖念關西採市羣木軍民甚勞苦若無禁制弊滋甚矣
已酉以三司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林特為祠部郎中
依前充職皇城使勝州刺史劉承珪領昭州團練使崇
儀副使江淮都大制置茶鹽發運副使李溥為西京作

坊使充發運使並以議茶法歲課增溢故也

時馮亮為使十月丙

申乃遷官

先是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萬

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得二百八十五

萬貫特等言所增益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

錢耳於是特等皆遷秩仍下詔三司行新法毋得輒有

改更

此據本志然林特茶法條貫序乃云先是年收錢七十三萬八十五貫自改法二年共收七百九萬

二千九百六十五貫與此數不同序在大中祥符二年五月當參考

命知制誥孫僅龍

圖閣待制戚綸重修十道圖其書不及成

詔定立功

將士賞格付曹利用等上謂輔臣曰承前用兵每獲首級準格給賞比者河朔禦戎之際有梟路人之首級以獻者自是每命將帥必戒諭之宜令利用等常加辨察庚戌詔嶺南新得替官如在任知山川要害者雖已受代宜續給俸料令與新官同掌其事賊平乃罷 賜孔子四十六世孫聖佑同學究出身聖佑延世子宜孫也兵部員外郎邵暉嘗保薦光祿寺丞李隨遷著作佐郎坐贓除名為民大理寺以暉連坐當奪一官審刑院

駁之云當用正月德音減降大理寺以隨事發雖在德音前而官典受賕不在恩宥之限審刑院言是春刑部員外郎鄭文寶坐舉張舜舉當徒大理引德音降從杖璉當如其例詔刑部尚書溫仲舒等議其事且言璉洎文寶皆不當減知審刑院朱巽屢於上前自訴上以語輔臣王旦等旦曰璉因隨得罪隨不該減削璉亦不在原降之例今朝臣舉官者甚衆若遇赦悉免則是永無連坐之法矣上以璉近自嶺表還故從輕典止詔停任

法官皆坐罰

翰林侍講學士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邢昺以羸老步趨艱梗見上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歸視田里俟明年郊裡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昺曰便可權知本州何須假耶昺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為府僚二臣已沒皆贈尚書上憫之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壬子即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遷其班在翰林學士上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詩二

章賜之預宴者咸賦曷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翰林侍講學士外使自曷始以侍禁桂昭等州巡檢張守榮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殿直知懷遠軍任吉融柳等州巡檢張崇貴並為西頭供奉官三班奉職天河寨監押錢吉為右侍禁仍就賜錦袍銀帶器帛將士緡錢且令具立功人姓名以聞先是宜州賊攻懷遠軍城中固守賊退而復集

者累日守榮等出兵擊敗之獲其器甲又攻天河寨寨兵甚少吉部分嚴整即出擊又敗之自是有賊中來歸者言兇黨再經敗衄多潰散衆心離矣

前月十九日實錄書知懷遠軍

秦文德奏六月二十三日賊攻軍城出兵掩擊敗走之殺獲甚衆此月十九日實錄又書知懷遠軍任吉擊賊黨獲其器甲相距才一月懷遠軍不應便易守臣具稱破賊斬獲事略同疑前月十九日奏功此月十九日賞功其實一事爾不知實錄何所據乃有秦文德姓名且賞亦弗及疑實錄或誤今但取此月事載之削去前月事更當細考也

癸丑上謂王旦等曰前詔羣臣言事除機密外不得用

無名劄子非合面奏公事不得上殿蓋防人之多言寢
成萋斐也且必有顯狀封章彈奏有何不可近日戚綸
面陳詔旨不便因出綸奏示旦等曰綸意以踈遠之人
難得面奏然自下詔以來升殿奏事者未嘗有阻朕於
羣臣貴存公共不欲令潜行交構陰有中傷朕思天下
至廣自惟寡昧常慮闕政豈止虛懷求治亦常惕然而
懼前代帝王好窮兵黷武懈於機務惑聲色事奢靡此
其大過朕固不為人臣論事若衆人所不敢言獨能言

之信可嘉尚王旦曰飛語譖言聖慮固不為惑但近日
論利害者差少亦宜留意省察王欽若曰臣下升殿一
二次即希恩澤比來中外章疏若以前詔條約皆當付
所司鞫問上曰綸性純謹有學問此奏乃未諭詔旨爾
舒賁言民有自賊中逃歸者言盧成均陳進等以衆
心携貳棄宜州沉家屬之悼耄者五百人於江率其衆
才三千趣柳象將固守容管以劫廣州初至柳州限江
不能度知州王昱望賊遁去城遂陷又言成均始謀挈

屬來降夜潛出城至江見舟小乃復還上曰柳州既限江長吏何至怯懦如此信所用非才耳朕慮利用等以官軍勇銳輕視賊黨彼遇官軍勢必奔迸雖當龍逐之便可無節制且不測山川險易地里遠近苟師人勞頓則益可慮也軍行遠地宜守萬全之計今賊勢日蹙終當自潰即遣使以手詔諭利用等時廣州駐泊都監周文質增築城壘繕修器甲集西海巡檢戰棹刀魚船據端州峽口以扼之賊知有備遂不敢東下乃挈屬處思

順州分兵以攻象州舒賁遣內侍于德潤率兵千人倍道襲逐之

丙辰涇原路言瓦亭寨地震

丁巳詔修太祖太宗正史宰臣王旦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翰林學士晁迥楊億並修國史景德二年畢士安卒時寇準止領集賢殿大學士旦以參知政事權領史館事及旦為相雖未兼監修其領史職如故於是始正其名置龍圖閣直

學士以龍圖閣待制司封郎中杜鎬為右諫議大夫充
職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工部侍郎呂文仲呂
祐之並為翰林侍讀學士文仲周密兢畏會得風疾請
告踰百日詔續其俸於是與祐之俱罷轉刑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然備顧問不能有
所發明也 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稽錄六卷詔獎
之以其書付祕閣 知雄州李允則言應係屯田皆在
緣邊州軍臣自來只移牒制置不獲躬按其安撫都監

二員常巡邊郡望令兼屯田事因便檢校從之 令環慶路都監二員每歲一巡緣邊戍寨更迭而往時上封者言環慶諸軍多分屯淮安洪德寨而部署未嘗按視戎事弛慢故也

已未于德潤言宜州賊尚據柳州洛容等縣上曰此不能離窟穴枉自棄耳王旦曰賊若遠去則粒食無所仰給馮拯曰人或言其趣交趾臣以謂必不然交趾兵甲非賊比也王師即至臣恐其趨瓊管若趨瓊管則王師

亦須持久旦曰兇黨固不能久且苟延晷刻之命耳上
又曰象州既被圍猶有封奏而桂州獨無若何邴真善
守者即遣內侍史崇貴馳騎至桂州撫問曹利用等仍

令攝官入賊招諭

正史俞獻卿傳曰獻卿為昭州推官
遇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

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
至尚當力擊擊不勝有死而已奈何棄去按真宗謂何
邴真善守則傳蓋稱守不任事恐未必然也獻卿附傳又
云守以獻卿言故止賊亦不至按象州被圍四十餘日
所稱賊亦不至謬妄甚矣傳
蓋因劉敞墓誌今並不取

壬戌上對輔臣因言世宗每遣使馳傳必限以晷刻有

先期而至者皆盤旋於外候時復命不爾罪在不測性
雖嚴急而智筭雄武當時親征下瀛莫非遇疾班師則
克復幽薊矣

是月諸路皆言大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粳米斛錢二百
詔三班御史令本臺悉聽聲譽不稱職者具以名聞
九月甲子朔知華州起居舍人張舒與官屬率民錢修
孔子廟為民所訟並坐贖金因詔諸州縣文宣王廟自
今並官給錢完葺無得輒賦民財詔鎮戎軍有侵耕

田土隱落常租者悉蠲之初詔以荒土均給備邊弓箭手仍免地征至是民有訟其所占踰限及隱沒租賦者乃降是詔

庚午三司請令左藏庫出次色金為帶以備賜與上曰朝廷褒寵近臣惜費豈在於此即詔已成者悉鎔之別用上色金改造

上以承平既久賦歛至薄軍政用度之外未嘗廣費自奉且以庶僚勤事壬申遂詔自今文武官用俸應折支

者並給實錢在京六分在外四分若願給他物者亦聽
賜畿縣聖惠方

甲戌詔審刑院詳議刑部詳覆大理寺詳斷官自今任
滿如書罰四次以上未得考課引對其同簽連署者件
析以聞當酌其輕重差降任使內供職無遺曠者歲滿
優與升獎 上封者言愚民無知佞佛過當謂捨財可
以邀福修供可以減罪蠹害斯甚宜行禁止上曰習俗
既久安可遽絕然佛之為教本於修心若能悟理為益

滋大又其教尚忍則國君含垢亦其義也國君苟能憂勤政治惠養兆民不必像設自為功德耳

丙子詔廣南路提點刑獄官許乘傳按部若炎瘴之地盛夏許移牒點檢至秋乃出巡及太中祥符末轉運使副亦聽準例

轉運使副用此例在祥符七年五月

陳州宛邱鄆州東阿

須城等縣蝗不害稼抱草死

丁丑上謂輔臣曰宜州賊聞官軍至桂州勢頗窮蹙可令曹利用等分兵追捕以便宜從事仍降敕榜四十付

利用等遣人齎示賊衆及揭於要路冀其悛革歸順免於屠戮

已卯詔羣臣家有藏太祖舊實錄者悉上史館無得隱匿宰相班位與樞密使參知政事重行上每見王旦班與王欽若等立位太迫謂左右曰殿庭儀石以南頗為隘狹故朝集僅若同行即詔閤門移宰相班位於儀石之北餘立其南上聞京城居民多棄擲米麥食物詔開封府嚴行禁止重寘其罪

初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濟受詔較新舊茶法持論與丁謂林特劉承珪等多忤承珪等因與王欽若迭詆訾之辛巳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闕失許密疏上言吳越俗尚華靡濟矯以素質用瓦缶木杓為犒設之具吏民竊哂之濟不為變

上初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重地為朝廷屏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鎮撫有方威惠兼著小寇不能為患上深然之時薛映知杭州歲滿議擇其代

馮拯曰餘杭比諸道易治上曰方面之寄古諸侯也常時無事則為易治吳人輕巧苟備豫非常安可謂之易也如宜州止因劉永規虐用其下聚為寇剽延及他境若長吏得人豈致是耶因閱班簿指孫僅王濟謂王旦曰二人孰優旦曰濟有吏幹可副是選

賊圍象州久不克曹利用等以大軍趨救之甲申與賊遇於武仙縣之李練舖賊初不之覺已而陳進獨率衆來拒直犯前軍寄班侍禁郭志言麾騎士左右縱擊賊

衣順水甲執標牌以進飛矢攢鋒不能却前軍即持戟
刀巨斧破其標牌內侍史崇貴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
殺之賊心動衆遂潰逐北至象州城下賊寨猶有據長
竿以瞰城中者廬成均始挈其族持敕榜來降遂斬進
并其黨生擒賊帥六十餘人斬首級器甲戰馬甚衆利
用等遂入象州安撫軍民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
命戶部副使祠部郎中宋搏為契丹國母正旦使供
奉官閣門祗候馮若拙副之戶部判官殿中丞滕涉為

國主生辰使侍禁閣門祇候劉煦副之著作郎直史館

陳知微為國主正旦使供奉官閣門祇候王承僕副之

及還煦坐輕肆鮮禮免官削兩任

煦未詳邑里責在明年四月今并書馮若

拙未見陳知微高鄉人王承撰審琦子

以四方館使洺州防禦使知同

州上官正為左龍武軍大將軍平州防禦使起居舍人
知華州張舒守本官並分司西京轉運使言其老疾不
任吏事故也

乙酉知瓊州李文著上言配隸人謀殺官吏為亂已與

兵馬監押馬懷玉盡擒戮之詔審官三班院俟文著懷

玉到闕日引對

李文著馬懷玉未見

丙戌張崇貴言趙德明將葬其母詔遣殿直閤門祇候
索瑀致祭瑀至夏州遺忘撫問辭且發言輕易及還坐

落職贖金十斤

索瑀未見

丁亥邊臣言趙德明謀劫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
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諭斯多特令結回鶻為援
並賜斯多特茶藥襲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斯多特奉表謝

詔每歲冬首以蕃殺羊為賜如聞傷生頗甚自今以
八節羊代之

戊子詔官吏因公事受賕許為曲法及決遣之際復用
常科規避枉法之罪自今證左明白者以枉法論至死
者加役流從知審刑院朱巽之請也 追謚魏仁浦曰
宣懿從其子咸信之請也

己丑贈故邕州巡檢使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守榮
如京使初宜州賊攻天河寨守榮率兵討之殺傷甚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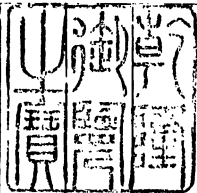
而賊鋒尚銳因入寨固守賊不能破以功遷秩俄屬疾
詔遣國醫馳往療之未至而卒特追贈仍錄其子焉

庚寅遣使齎詔諭曹利用已下及轉運使長吏使臣軍
校等 福建巡撫比部員外郎張令圖言福建路諸寨
柵巡兵捕得私鬻茶鹽人多分其財物縱初犯人逃逸
請自今許徒中反告重寘其罪仍以所分財之半沒官
餘給告人從之

壬辰令中書樞密院檢閱建隆已來行事可書簡冊者

送修史院

癸巳詔三班院自今命諸州監押巡檢使臣並赴樞密院看驗訖引對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七

詳校官檢討

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楊壽楠

謄錄

貢生

臣

苗序瀛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七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四年冬十月甲午朔太陽當虧雲陰不見 詔河
北諸州軍增葺城池樓櫓之具令轉運使緣邊安撫都
監分往檢校選殿前司龍騎卒材勇者隸龍猛先是此
軍十三指揮皆募強盜以充時寇賊希少故議併省

乙未麟州言趙德明於州西置推場請行互市上以延
州已置不許

丙申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度支員外郎馮亮為侍御

史領使如故

副使李溥八月已酉先遷

戊戌以右贊善大夫監許州商稅王嶼知衛州嶼自言
前知棣州值契丹入寇頗申扞禦之效昨以偶未獲賊
為轉運使所奏替還釐務上錄其前課故復令治郡

己亥詔諸軍都虞候已上至廂都指揮使不得與本部

軍員結親其指揮使不得與本指揮軍使都頭結親軍使都頭非本指揮即聽違者論如法

庚子詔京城倉場受納芻糧勿得留滯令三司開封府察之

癸卯于德潤至自象州詔獎曹利用等優賜將士令速具立功人姓名以聞上曰額外行師不可持久既已平蕩當速議分屯又曰利用所領荆南澧朗等州歸遠兵聞頗用命此皆強梁負過之人竢行賞補置訖其不該

賞者宜遣使擇其壯勇部送京師遷隸上軍

甲辰右諫議大夫种放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上謂輔臣曰放比高尚其事每詢訪多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厭因令陳堯叟諭意且曰朕慮放卷而懷之能副朝旨誠為美也既而堯叟言放云自被聘召及遷諫署無所補報其幸已甚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若更處之顯位則重其過矣堯叟復手筆訊之放荅疏如前上曰遣內侍齎詔賜放略曰卿宜體茲眷

遇罄乃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盡形奏牘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表固讓上曰放能守分益可嘉也

乙巳詔獎知象州何邴等 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於是上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示王旦等曰此庫乃

為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於民苟非節用何以
獲濟因言漢武外事四夷北伐登單于臺西田車師勞
內地以勤遠方此所以財用不足也陳堯叟曰漢武末
年戶口減半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是亦悔於用兵也上
然之翰林學士晁迥等上考試進士新格詔頒行之
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宋白知貢舉惡其為
人黜落之彭年憾焉於是更定條制多因白舊事而設
闕防所取士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

託然寘甲等者或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詔自今祠祭
犧牲令有司擇純白養豢在滌無得捶朴並如故事其
中小祠加用一羊常嚴飾壇壝玉帛豆籩之數未及古
禮者議增之置監祭使二員以監察御史充月給錢十
千免其出使 詔翰林學士晁迥等各舉常參官堪知
大將者二人上親閱班簿擇朝臣有公望者得迥等五
十人令保任焉

丙子江南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館何亮遷左司諫

為廣南西路轉運使代舒賁也賁坐不察宜州劉永規虐政御史臺差官就劾罷其任款聞詔贖金釐務以懲之

丁未以工部郎中直史館馬亮為右諫議大夫知廣州亮自昇州代還表言栢欒在肥上求典廬壽州以便營奉及請對但曰如國家必有驅策豈敢以私自便屬初平宜賊上問以桂廣之政亮曰高謹微高紳皆循謹非嶺守之才宜審擇其人如張詠劉綜可也上曰詠有疾

不可遠適綜在并門寄任已重初欲命楊覃知廣州上
察亮願行乃謂宰相曰亮之幹敏不下覃也故授之亮
由兵部員外郎改官才數日擢升諫垣以重其命

寶訓
高紳

作王
紳

初曹利用言方宜賊之擾楊覃知潭州庶事皆

有備上與大臣語嘉其任職王旦曰覃素以吏幹稱江
浙人中罕見其比上曰是嘗與朱台符同任陝西者否
旦曰然當時所爭雖多曲直然覃頗有愛民之心也

詔以曹利用為引進使張煦為如京使張從古為莊宅

副使張繼能為供備庫使自餘進秩有差繼能以前鋒
首破賊人故被賞最優歸遠軍士手殺陳進者李昊劉
宗趙敏並補本軍都頭又以知象州大理評事何邴為
祠部員外郎賜緋邴三子並賜出身親屬同扞寇者悉
甄叙之升象州為防禦初議行賞輔臣以象州城守四
十日其官吏將校各超三資懷遠軍天河寨賊攻之不
累日而退各超兩資上曰賊之初起其鋒正銳懷遠天
河首被攻擊固禦尤難可與象州同超三資王旦等請

俟曹利用等赴召取進止上曰賞不踰時且軍中等級
皆已有命不可緩也故次第行焉 潯州言賊黨周道
誠挈其屬自首詔曹利用量罪處置其家屬釋之 樞
密院上新置殿前侍衛司將校具員詔自今轉補收落
令主事即時錄其年月有舛誤白知院改正敢漏落移
易者劾罪以聞

庚戌詔史崇貴于德潤駐桂州督巡檢使臣招亡命賊
黨曹利用等徧巡象柳宜融州懷遠軍天河寨訖赴闕

仍令利用就差隨行立功使臣為懷遠軍知軍天河寨主象州巡檢以寇孽甫平藉其安輯也 詔獎廣南東路荆湖南路轉運使廣桂邕容潭融全諸州長吏及周文質等以供軍設備故也

辛亥羣牧司言諸監以草地充屯田遣卒種藝所入不充其費今馬數益多而牧人少請廢屯田仍為草地委所屬州縣標其疆畛免公私侵占從之

甲寅德音赦宜柳象州懷遠軍死罪以下囚廣南東西

路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脅從受署者勿理蠲宜柳

象州懷遠軍丁錢及夏秋租桂昭州秋租

免桂昭州秋租實錄在明年

今從本紀

先是中書進擬曲赦條目有云潰散賊徒聽其

首露釋罪軍卒仍付所管上曰比令曹利用相度裁處

此與前敕不相應會馬知節曰軍卒嬰城叛命若許釋

罪恐似太輕上曰既已潰散須有所歸儻禽之不盡豈

無後患陳堯叟請元謀同惡者不赦知節又曰軍中合

勢迫害長吏聚黨避罪恣擾鄉閭今獲赦宥恐為惡者

不悛上曰頃年西川謀害韓景祐者所部皆禁旅亦止誅首惡其徒自首者移隸諸軍今澄海州兵耳苟元情重徙置遠郡可也知節執議如前王旦請改云潰散賊徒限一月首露釋罪所在收錄奏裁上可之

乙卯曹利用等言軍賊黎育與其黨及族屬老幼僅千人奔逃至貴州知州宋希閔不測其來挈牌印與僚吏出城竄避俄而賊入城焚居人廬舍經宿始去希閔乃還詔利用等追捕無令遺逸害及遠民
黃梅縣尉潘

義方坐獲劫盜云嘗以贓物寄賣酒朱凝家即逮凝至
遣獄卒以牛草巾濕而蒙其首燥則愈急凝不勝楚痛
即自誣受贓法寺當贖金九斤詔特勒停仍申徹中外
應有非法訊囚之具一切毀棄提點刑獄司察之

東都
事畧

詔曰拷掠之法素著科條非理擅行茲謂慘
酷諸道官司應有非法訊囚之具一切毀棄

前譙縣尉陳齊嘗獻封論推茶利害詔送江淮發運司
指使馮亮李浦薦齊堪任京官而判吏部銓御史中丞
王嗣宗言齊乃豪家子以問中書馮拯曰若選用有才

何必限貧富上曰卿言是也比來選人往往指言此某人親某人故必若有才豈可以此不用丙辰齊遂補初等幕職官以前鄆縣主簿洛陽高志寧為大理評事

志寧明經中第請應識洞韜鈴科且求日試三十字既而不能成上察其歷官無過特命遷秩

韓琦誌墓云免試授官與實錄

不同恐飾說也志寧蓋琦妹婿今不取

戊午甘州輝和爾汗伊魯格勒遣尼法仙等來朝獻馬十匹仍許法仙遊五臺山尋又遣僧翟大泰來貢馬十五

匹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賜名額不許

已未秦國長公主言先於乾明寺署無量壽院令家人
披剃焚修緣院宇窄隘請以步廊十二間益之仍令掌
寺東門事上以步廊乃寺衆出入之所東門自有主者
不許

庚申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集賢院學士郭贄為工部
尚書兼祕書監充翰林侍讀學士先是上謂王旦等曰
昨召郭贄與語移時頗記朕在東宮時事贄純厚長者

善於輔導在府中三年楊可法繼至可法介然有守其
輔導不及於勢朕早年嘗至其家勢今已老欲召寘近
職自吏部侍郎當為何官旦等曰陛下念舊推恩皆係
特旨上曰可授尚書故有是命 初近附諸州歲以芻
藁輸京師至是年穀屢登輦下物價甚賤畿內和市已
及七百圍乃詔滑曹許鄭等州所納芻藁並輸本處
張崇貴言准詔賜趙德明冬服及儀天歷令延州遣牙
校齋往比聞德明葺道路館舍以俟使命若遣牙校似

失所望上曰向不欲遣使盖慮其勞崇貴今有是奏從之可也德明又請詣五臺寺修設追薦其母陳堯叟欲令張崇貴諭以路由河東多涉軍壘不便聽由鎮州路往上曰宜令崇貴荅以不敢聞奏若誠願則聽致施物於廊延委崇貴差人送五臺也 种放復自終南山來朝

辛酉贈故桂州監押殿直郝惟和為如京副使故柳州柳城縣監押殿直韓明為崇儀副使故桂象等州同巡

檢三班奉職許貴為內殿崇班

癸亥詔象州澄海指揮賜名忠敢以守城之勞也 初
陳進之亂宜州指揮使陳定都頭黃晚皆不從驅率先
投象州進欲取此二人甘心焉遂引衆攻圍誓必得之
定等亦誓不從賊與官吏糾合城中諭以禍福皆得其
死力上始欲令定等赴闕優加擢用又慮其懷土重遷
癸亥因擢定為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晚為步軍指揮
使 曹利用等言潰散羣賊並招撫逐處禁繫其情理

難恕者欲所在處斬妻子配役從之

十一月丙寅詔羣臣當給賻贈者鴻臚寺入內內侍省太常禮院關移不得過二日時有已襄事而未賜者故也 邕州解送進士施槃等赴禮部值宜州賊違省限詔貢院特取之

丁卯廢定州軍城寨擁場從河北緣邊安撫司之請也 戊辰日南至上御朝元殿受朝

己巳三鼓中天有赤氣如掃長七尺在輿鬼南占主秦

分兵疫上曰日官言赤氣不犯二十八宿躔次雖主兵疫當應在外且國家常存警戒則災害自滅矣

辛未右正言知制誥孫僅知永興軍代四方館使孫全照也以全照知許州先是上謂王旦等藩方長吏尤賴循良全照馭下峻急當擇其代如邊肅孫僅誰可此授馮拯曰僅嘗佐京府熟於民政可用也從之僅純厚長者為政頗寬賜詔書戒諭全照有別墅在許州蓋從所請焉

壬申詔三司虧陷官錢許經歷司分覺舉釋其罪仍免
均納先是三司憑由司檢見上供案有虧失官錢者有
司欲悉令均償主吏上訴命刑部尚書溫仲舒御史中
丞王嗣宗詳定以聞而有是詔

癸酉以廣南攝官秦百祥為茶城縣令黃中理知立山
縣李幹知古縣皆為賊所執抗節不從故獎之

立山蒙
州古桂

州上謂王欽若曰君臣事跡崇釋教門有布髮於地
令僧踐之及自剃僧頭以徼福利此乃失道惑溺之甚

者可並刊之

甲戌廣南巡撫使曹利用言宜州賊黨陳化黎育與其徒二百餘人家屬五百口及曾受補署者並已招收訖詔利用等俟得諸州軍報鄉閭寧靜乃還京象州民有以飲食饋賊者利用請逮捕痛繩之上曰遠方愚民為賊所迫供置食物乃是常理懲罰太峻不可行也令本州量事決責以聞詔申太倉給軍食槩量刻少之禁先是軍士所得斛纔八九斗頗以為言上問三司使

丁謂謂曰前詔條制太倉納諸州運糧無得增受諸軍
月給無得減刻違者至死今此減刻誠合嚴誅但運糧
米當有耗舟卒盜食其中若太倉輸納稍難則恐綱運
不繼上曰然月廩不可虧少故復約束之 省南乳酪
院舊置南北二院羣牧使言其煩費故省其一 河東
轉運使言唐龍鎮來璘來美等為西路契丹所掠美即
璘之季父久依府州與來懷正同族不相能故懷正召
戎破之以報怨陳堯叟曰璘美等亦窮而款塞者嘗持

兩端本非富強之族但據險阻恣為觀望朝廷征之則趣河之東地曰東纏契丹兵加之則趣河之西地曰西纏介卒騎兵所不能及上曰契丹使到可令館伴使言其事仍令轉運使鮑中和與并州劉綜等商度索所掠璘美人畜府州又言唐龍鎮略奪蘆子塞郭莽族人馬詔轉運司理還之

丁丑刑部尚書宋白為兵部尚書致仕白年踰耳順圖進不休御史中丞王嗣宗屢使人諷之知樞密院事陳

堯叟其子壻也亦數懇勸白不得已始上表上猶以舊臣眷然未許再表乃許焉高陽關承受劉樞言河北諸州軍用兵之際優給公使錢犒設軍校今邊鄙乂安戍兵大減請令轉運提點刑獄司量州軍閑劇均定既而李士衡等請除緣邊及當路仍舊外餘皆增省其數以聞從之

戊寅詔廣南知州通判自今審官院選京朝官曾任知縣者充依例引對上謂王欽若等曰近有西北使還

者言順安軍西至定州曠土盡懇闢苗稼豐茂民無差
擾物價甚賤惟當遴擇守臣使不生邊隙也馬知節曰
西北二方久為外患今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陛下威
德所致且如唐室貞觀開元稱為治世然措置兵甲樹
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之患當今兵柄盡出陛
下掌握至於一命之士皆由旨授上曰前代求治之君
亦多如德宗思欲威加天下知書自任羣臣雖復上言
多所不愜以是人頗循默此亦可深戒陳堯叟曰唐太

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退有憂色蓋以天下至廣深居九重不能周悉而羣臣之見亦未及遠此太宗所以憂也今陛下聽斷如流尚以為戒茲實天下幸甚

庚辰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請封禪中書以聞上拱揖不荅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上曰朕之不德安敢輕議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曰今將柰

何欽若度上厭兵即繆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方誇示戎夷也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久之乃可獨

憚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
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之龜勉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
適與籌之者它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宿直上驟問之
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
不測上旨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
若同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於內中歡甚賜以尊酒
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
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

辛巳上謂王旦等曰昨暮降雪遽止朕憂其未足夜分使人於宮庭視之乃云復降其勢甚密今果盈尺來歲麥苗應有望也朕每念稼穡艱難嘗與邢昺言力田多者值災沴曷云民之災患大約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瘡必歲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曠為甚蓋田無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即傳所謂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者也曷久居田里尤熟農事自云驗之多矣比歲稼穡屢稔朕常以災沴為慮兼聞今

年宿麥甚廣得此時雪農家無冬旱之憂也遂賜近臣
飲於中書又宴館閣官於崇文院上作瑞雪詩令三館
即席和進兩制次日來上

癸未殿前司驍騎小校張信棄市信訴指揮使蓋贊御
下嚴急鞭撻過當陳堯叟曰都虞候李繼和言士伍不
稟所部合從軍令上曰如罪在士伍可以嚴斷若捶撻
過當安可不盡其理耶馬知節曰太祖朝每命將校必
取剛方有斷士伍畏威者上曰此蓋彼時所宜爾即下

吏案劾信欵云贊乘醉教習決責部下信遂以弓弮擁卒四十餘厲聲曰我輩終為指揮使乘醉所鞭殺即徑詣馬軍司陳告贊云雖日飲酒而所鞭卒皆有過者繼和請斬告者十餘人餘配沙門島罰指揮使都虞候詔誅信餘決杖配隸外州輕者復隸本州贊決杖配許州其都虞候不能覺察副指揮使不能裨贊並下本司決罰

甲申命審官院擇京朝官有材幹舉進士者通判保州

以其密通邊境武臣充守所答北界書牒詞理多謬故也

戊子令樞密院條上南郊承天節皇族諸親延賞恩例先是每有朝慶皇族皆過希寵澤上謂陳堯叟等曰若盡遂所請即勤勞王事之臣能不以此為辭自今有越例者即令尚書內省勿下堯叟等曰頃歲陳國長公主為男求近地刺史已有官者求歲歲改轉諸院回圖舟車求免抽稅去年程繼宗掌致遠務坐事制鞫晉國長

公主為奏求代凡以此事臣等以其國戚曰取進止陛下皆寢而不報自此所保任親戚有官者限以品秩各定所止中外之人盡知國家推公以待臣下上曰諸親中亦有引太祖太宗朝事為言者朕但荅以祖宗功業至大安可比擬況庶事皆有制度朕遵守之何敢失墜邇來漸亦知非各安其分也

庚寅賜太廟守衛人等承天節衣服歲以為例

祥符八年正月

密院上

新例

辛卯契丹遣使左領軍衛上將軍耶律元昭德節度使耶律諧理副使左威衛大將軍李琮殿中少監李操來賀承天節蕃俗最重食塔爾布斯發土得之唯以供母主至是使者挈數頭至飲羊乳遂令庖人造蕃食以獻上許進入擇其味佳者再索之使感悅接伴契丹使王曙等言臣嘗奉使北朝羣臣每見競來趨揖問本朝羣臣曾至其國者動靜安否臣察其情無猜阻即一一以實對今北朝使至羣臣中有曾使契丹者亦乞諭令與北

使交接問其動靜安否庶幾得其歡心從之

會要載此事於四月

今移見契丹遣使之後

耶律元館於京師嘗詢左右曰館中日

聞鼓聲豈習戰陣耶或對以俳優戲場間里筵設上聞之謂宰相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閱習武藝亦國家常事耳且可以示無間於彼也

十二月乙未手札賜王欽若曰編修君臣事迹官皆出遴選朕於此書匪獨聽政之暇資於披覽亦乃區別善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有所監戒起今後自初修官

至楊億各依新式遞相檢視內有脫誤門目不類年代
帝號失次者並署歷仍書逐人名下隨卷奏知異時比
較功程等第酬獎庶分勤惰委劉承珪專差人署歷欽
若為人傾巧所修書或當上意褒賞所及欽若即書名
表首以謝或繆誤有所譴問則戒書吏稱楊億已下所
為以對同僚皆疾之使陳越寢如尸以為欽若石中立
作欽若妻哭其旁餘人歌虞殯於前欽若聞之密奏將
盡絀責王旦持之得寢億在館中欽若或繼至必避出

他所亦然及欽若出知杭州舉朝皆有詩獨億不作欽

若辭日具奏詔諭億令作詩竟遷延不送

此據江休復雜志附見

捷為縣民因伐木開道與南蠻相殺傷知益州任中

正奏此縣巖險當雲南要路請置戍兵三百命廷臣為

駐泊監押上以蜀郡久安不欲生事乃詔諭中正禁緣

邊居民伐木開道與蠻交爭

丙申曹利用等言潰散宜州賊徒追捕誅翦已盡仍上

破賊圖上出以示輔臣指前軍破賊處言利用與張煦

等先同署紙人持百枚備給立功將卒及破賊利用在
前軍無所給照在後而所給乃過半故明年十月始賞
寧朔軍士 涇原鈐轄秦翰言鎮戎軍納質院先有姦
猾蕃部以族屬為質者准詔並釋之有伊特古者族望最
大兇狠多謀縱之非便今部送赴闕兼令親屬同行俾
無疑慮請配隸遠處軍籍詔賜裝錢二萬以隸温州仍
給月廩其親屬許還鎮戎受田與糧不令同往上以設
法誘置非示信之道故也

丁酉詔應大祠及大忌前一日雖不奏刑殺文字若輕罪不可稽留者審刑院上之上初嗣位即詔諸路勿得以祥瑞來貢其後頗有進獻者乃詔尚書禮部舉舊制申禁禮部言福應之至以顯盛猷雖睿德謙冲務於自損若史臣不記來世何觀請止報省關史館奏可

初青神縣民史光寶家為盜所劫者保言是夕雷延賊延誼不宿本舍縣尉即捕而訊之縣吏王嗣等恣行拷掠因而至死有頃州得劫光寶賊七人乃明賊誼之寃

益州任中正具奏戍戍詔蠲賦誼二戶三年田租免其徭役 京城河南草場遺火城外都巡檢步軍副都指揮使王隱命殿前虎翼都虞候高鸞以近便營兵救撲之殿前司言鸞等非本屬當俟詔旨請劾之上以救焚之急隱得便宜從事因命釋鸞等罪仍戒自今各遵往制

已亥詔川峽節度州及衝要兵多處監押用侍禁已上為之時興元府言有小校對護軍無禮其人乃三班奉

職以秩輕故也 賜近臣契丹錦綺綾縠新羅酒蕃肉等

壬寅封駙馬都尉石保吉庶女為樂陵郡君初上以無例令中書詳討故事晉國長公主亟為乞恩故特加郡號

兗州道士治歲課鐵二萬餘斤主者盡力採煉常不能及有坐是破產者癸卯命廢之 先是上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

而已上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臣必須
審擇晁迥兢畏當以委之周起王曾陳彭年皆可參預
拯曰封印卷皆若朝廷遣官主之於理亦順尤宜用素
有操守之人旦曰滕元晏於士大夫間少交遊上曰今
當以朱巽代周起知舉令起與元晏同掌封印事於是
命翰林學士晁迥知制誥朱巽王曾龍圖閣待制陳彭
年同知貢舉既受詔上諭以取士之意務在至公擢寒
畹有藝者又命監察御史嚴穎張士遜監貢院門都官

員外郎喬顏太常博士鄭彛太常丞陳既濟巡試鋪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著作佐郎陳覃點檢進士程試大理寺丞馬龜符等六人考較諸科程試又命知制誥周起京東轉運使祠部員外郎滕元晏封印舉人卷首用奉使印殿中丞李道監封印院門進士諸科試卷悉封印卷首送知舉官考校仍頒其式知舉官既考定等級復令封之進入送覆考所考畢然後參校得失凡禮部封印卷首及點檢程試別命官皆始此元晏中正子士

遜光化軍人也

按周起傳云起創糊名之法又陳靖傳亦云糊名考校始於靖蓋靖先請用之

殿試起復請用之禮部故起首為封彌官也嚴頴喬顏鄭彛陳既濟陳覃馬龜符李道七人未詳邑里

乙巳詔諸科舉人皆理場第自今不合格者須至覆場方得落下

麟府路鈐轄言契丹率兵捕賊至境上恐謀侵軼上曰此疑者過也遣內侍王懷信往察之丙午懷信言契丹執盜馬舍利而還果無它

丁未詔羣臣當賜廐馬者如聞駢驥院官吏用情不能

均一自今中使據合賜等第各揀定二十匹依名次以賜賜訖復增常足其數

戊申詔諸處錢監鑄匠每旬停作一日願作者聽之

庚戌都官員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覩來年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按春秋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云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即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

新儀並先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伏望改用
上辛後亥日享先農仍即著令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
討官詳定既而判寺李宗諤言宋書後魏書所載並以
上辛後日享先農請如舊奏從之

癸丑詔河東路所賜戍兵白金每兩之直以一千為限
先是歲一遣使賜銀鞋使回言本州無銀每兩給錢七
百五十其實市價千錢乃計司不預為備故有是詔

神騎卒趙榮伐登聞鼓言能以藥點銅為鑰石上曰民

間無銅皆鎔錢為之此術甚亡謂也乃下詔禁止其來
自外蕃者不在此限唐龍鎮賚卜類與其族人懷正互
相讎劫側近帳族不寧麟府駐泊韓守英等以聞詔遣
使召而盟之依舊法和斷

先是上降詔榜下禮部貢院序所以杜絕私請搜揚寒
秀之意舉人見者咸喜丙辰上與王旦等言及之旦等
曰昨頒考較新格周行中頗有論議且言中書不能守
科場大體但疑春官有私及詔榜出天下士乃知陛下

務盡至公恐多遺材故更此條貫也給事中梁周翰嘗請將試進士先試詩二十首取可採者再試上曰如此則工詩者乃能中選長於文者無以自見矣

丁巳斯多特又遣使來貢

戊午契丹遣使左威衛上將軍蕭留寧彰武節度使耶律信寧副使崇祿少卿邢祥右威衛大將軍耶律遂正來賀明年正旦上謂輔臣曰比者武將戎臣多言與契丹和不便王旦曰儒臣中亦有此論然國家與契丹和

三年於茲矣計其不勞干戈不費財用之外河朔人民
頓息飛輓上曰議者或謂敵伺河朔豐實乃動耳馮拯
曰邊方不寧武臣幸之以為利上曰國家雖懷柔示信
亦不廢戎事彼亦安敢渝盟但當清淨致治以安吾民
也邊臣嘗有奏請招市戰馬者上顧左右曰今蕃落
安輯久通互市何忽招之且畜馬太多費用尤廣契丹
請和今已三載河朔生靈粗爾蘓息撫御四方當務遠
略苟止信淺識為國生事則害滋甚矣

寶訓以此事係
四年今且附見

更俟
考

已未詔廂軍及諸州本城犯所部決杖訖並移隸他軍
內情理重及緣邊隨軍者奏裁先是法寺上言請與禁
軍同等上以軍秩既有差降故犯者亦從未減 詔諸
路所上軍儲之數自今先下樞密院籍記送中書蓋凡
遣戍兵必預度所在資廩豐約故也

辛酉河北提點刑獄司陳綱上言杖罪械繫者其枷未
有定制望令特置以十五斤為準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八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上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
事王欽若等對於崇政殿之西序上曰朕寢殿中帶幕
皆青絕為之旦暮間非張燭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十
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次俄見神

人星冠絳袍告朕曰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
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朕悚然起對忽已不見
遽命筆誌之自十二月朔即蔬食齋戒於朝元殿建道
場結綵壇九級又雕木為輿飾以金寶恭佇神貺雖越
月未敢罷去適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
帛曳於鵠吻之上朕潛令中使往視之迴奏云其帛長
二丈許絨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處隱隱有字
朕細思之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曰陛下以至

誠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已愛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鄰
修睦獷俗請吏干戈偃戢年穀屢豐皆陛下兢兢業業
日謹一日之所致也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
者神告先期靈文果降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皆再拜稱
萬歲又言啟封之際宜屏左右上曰天若謫示闕政固
宜與卿等祇畏改悔若誠告朕躬朕亦當側身自修豈
宜隱之而使衆不知也上即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
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

封禪記不載周
懷政今從實錄

升屋對捧以降

王旦跪進上再拜受置書輿上復與旦等步導却繖蓋

徹警蹕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

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恒

案原本作付於諱盖恒即真宗諱也今仍改本字而附識以存

其舊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啟緘命堯叟

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辭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

上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

永之意讀訖藏於金匱旦等稱賀於殿之北廡是夕命

旦宿齋中書晚詣道場旦趨往而上已先至懷政并州

人繼明開封人也

丙寅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上與輔臣皆蔬食遣吏
部尚書張齊賢等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
丁卯設黃麾仗於殿前陳宮懸登歌文武官契丹使陪
列酌獻三清天書禮畢上步導入內行避黃道 司天
監奏三日五日有瑞雲覆宮殿乞付史館從之

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為左承天
祥符門擢護門親從官徐榮

按宋史
徐作塗

為十將賜衣服銀

帶緡錢榮先觀天書故也 詔東京賜酺五日以二月一日為始 上以黎雅維茂四州頗有瘴毒令自今知州監軍釐務使臣並二年與替 時審刑院大理寺多闕屬官累命保任較試皆不中選

庚午詔京朝官閑習法令無賊濫者許詣閤門獻狀自陳當議較試任之 河北安撫司言幽州民以久旱求市麥種詔許之

辛未命有司制周嵩慶懿陵影殿帝幕以中使自陵所

還言供帳損弊故也 詔以諸路承受使臣令諸州牒報事宜謄錄入奏頗為煩擾自今禁止之

壬申邊臣言趙德明邀留輝和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侵擾輝和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上曰朕知其旱歉已令權場勿禁西蕃市粒食者蓋撫禦戎夷當務含容不然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王旦曰前代帝王如漢光武能屈已來遠人所謂柔服也上曰光武亦善保全功臣旦曰光武待遇功臣不假威柄封國不過四

縣所以全終始也上曰高祖分封過制七國罹患光武
得以為戒旦曰鼂錯之謀忠而先見不能免禍議者以
七國反狀素著而忽誅錯是杜忠臣之口也上曰此所
以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向使錯忠而能密削之有漸豈
至是耶每讀前史必究事之終始有未見本末者必記
之他日異書中可以質正 趙德明嘗以民饑上表乞
糧數百萬上出其奏示輔臣眾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
敢逾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王旦獨不言上曰卿

意如何旦曰臣欲降詔與德明言爾土災饉朝廷撫御
荒遠固當賑救然極塞芻粟屯戍者多不可輒易已敕
三司在京積粟百萬令德明自遣衆來取上喜從之既
而德明受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
此事不審
何時然羣臣云德明方納表則亦
可隱度因言夏州旱歉附見之
甲戌以大雪停汴口蔡河夫役仍續其廩食

時京城金銀價貴上以問權三司使丁謂謂言為西戎
回鶻所市入蕃乙亥下詔約束之 羣牧制置使言京

城坊監馬病即送養馬務素無賞罰之格以故廢惰多死愈者百無三四自今請勒本坊監養療歲終籍數以爲殿最又請刺印醫馬諸方并牧法頒示坊監及諸軍從之是日楚王元佐生辰遣中使賜以寶帶使還具言王感恩狀王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預知上嘗命道士管歸真爲設醮禳家人未及白而曰管歸真至矣上因言此非爲邪所惑故耶又言王平居亦無他但不束髮不喜見婦人間閱書屬文召其子允升等置酒交談

或心神不寧則舉措有異言語無節蓋本由驚悸所致也

丙子詔定入內內侍省官自供奉官至小黃門俸料勾當八作司謝德權言京城外城女牆圯缺水道壅塞望發兵完築計工六十三萬五千六十二詔可上嘗謂輔臣稱德權臨事無所避嚮者八作匠每為一役多分其人故經歲不成德權令併力為之剋日皆就舊患人多令則工役多暇矣

戊寅除開封府畿赤縣戶所欠貸糧

己卯詔以天書降中敝在位俾各揚其職以答天意

以西京作坊使延州金明縣都監兼新寨解家河盧關
路都巡檢李繼周領誠州刺史供奉官綏銀等州新歸
明諸族巡檢李繼福為內殿崇班先是廊延路鈐轄言
繼周忠順今已老願推恩獎慰之繼福亦同嚮化分主
蕃部故并加秩焉

癸未詔禮部貢院諸科舉人雖初舉而材藝可取者與

進場第上謂王旦等曰今茲舉人頗以糊名考較為懼然有材藝者皆喜於盡公旦曰諸路發解拘限程制慮遺俊秀當稍寬之馮拯曰比來自試但以詩賦進退不考文論江浙士人專業詩賦以取科第望令於詩賦人內兼考策論上然之陝西轉運使黃觀言慶州麥粟踴貴詔出官米萬斛減價糶之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演獻祥符頌上嘉之

甲申擢司封郎中知制誥 交州黎至忠預加恩中書

既進熟狀晡後畫付學士院草制而通進司新易主者
不時送出夜漏欲盡上訝麻卷不入手札付院促之李
宗諤奏以未見熟狀上遽推問乃知其故遲明宗諤即
進草制上對輔臣大加稱獎仍命答通進司主吏皆易
之天書降之翌日宗諤上皇帝奉迎酌獻樂章優詔答
之時學士晁迥知貢舉楊億被病參知政事趙安仁實
草詔云 詔軍頭引見司自今諸處都送罪人至司先
上其數如近休假即以聞

丁亥詔昭桂等州今年租稅止輸本州以新罹兵寇故也尋又免昭桂二州秋租十之二

己丑應致仕官並許赴都亭驛酺宴御樓日合預坐者亦聽朝官已辭未見皆令赴會有司上酺宴位圖皇從姪孫內殿崇班守節與皇從姪右衛將軍惟叙等同為一班上曰族子諸父安可並列乃命重行設位守節惟吉長子惟叙德芳長子也凡賜酺命內諸司使三人主其事於乾元樓前築土為露臺半門扉上設教坊樂又

駢繫方車四十乘上起綵樓者二分載鈞容直開封府樂復為棚車二十四每車聯十二乘為之皆駕以牛被之錦繡紫以綵紉分載諸軍京畿伎樂又於中衢編木為欄處之從坊市邸肆對列御道百貨駢布競以綵幄鏤榜為飾上御乾元門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樓下傳旨問其安否賜以衣服茶帛若五日則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給諫上舉觴教坊樂作二大車自昇平橋而北又有旱船四挾之以進棚車由東西街交驛並往

復日再馬東距望春門西連閭闔門百戲競作歌吹騰
沸宗室諸親近列牧伯洎舊臣家官為設綵棚於左右
廊廡士庶觀者駕肩疊跡車騎填溢懽呼震動第二日
宴宰相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親王宮第三日宴宗室
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於都亭
驛宗室於外苑第五日復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
於外苑上多作詩賜令屬和及別為勸酒詩禁軍將校
日會於殿前馬步軍之解

先是更置登聞鼓院及檢院禁民越訴有司以國家既受瑞行慶會上元車駕出遊訴事希恩甚衆有司以違制論悉從徒坐上憫愚民不曉科禁辛卯詔自今邀車駕越訴者令有司告諭而寬其罰

是月襄鄧州粟斛錢三百菽麥斗十錢 詔羣臣補蔭親屬已有官而再奏者至所合受官止

二月壬辰朔上御乾元門觀酺詔諸營教閱諸司工作各賜假五日

丁酉分遣中使六人往河東河北陝西路賜邊臣宴會

內藏庫言舊制宣取物色皆降御寶憑由除破近因

條約庫務亦令經由三司望再降詔旨止令尚書內省

勾檢從之

王晬百一編云計省故事凡禁中用度須索供億皆中覆所用給文憑支破王欽若判憑

由司曰至尊用度豈臣下所預乃建白設御寶憑由司於是外不復有所關防真宗始創法專意明察羣下不敢欺末年不豫且久所費不訾迄今為弊牧司出納之令無由施矣冀公由此大用寵任無間晬所編已注至道三年十月王欽若判憑由時今復注此可參考也天禧三年正月三司置御寶憑由司或與晬所言相關當考

戊戌上謂王欽若曰古今風俗悲從上之所好國家法令不可不謹欽若曰近者四方之人頗工習筆札蓋由太宗崇尚文教精於書翰所致也五代有朝體書絕無楷法令則盡學鍾王歐柳之迹矣上因言王著侍書能盡規益嘉歎久之

己亥夔州路轉運使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寨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若便出兵即至疑懼但詔謹邊備無得輕舉

辛丑并北面緣邊騎提六指揮為四徙泊高陽關先是
緣界河常有無賴輩往來為盜因募置此軍至是兵籍
差少又不欲長留邊陲故南徙焉

壬寅三班借職王遜以父母繼沒請終喪制有司言內
職居喪百日即追出就列上曰人子念其親而願終制
不必奪也

癸卯瀘州言江安縣蠻人殺傷戎州內屬戶同巡檢殿
直任賽領兵追捕為所害

乙巳以天書降遣使告鳳翔府太平宮亳州太清宮舒
州靈仙觀上語輔臣曰京師士庶邇來漸事奢侈衣
服器玩多鎔金為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鍊金
為箔其徒日繁計所費歲不下十萬兩既壞不可復浸
以成風良可戒也乃詔三司使丁謂申明舊制募告者
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亦不須用
戊申上御便殿觀捧日龍騎驍騎等軍習戰命王欽若
等籍其拳勇出人者以次遷用

已酉三司奏假內藏庫錢三十萬貫又請出銀五萬兩付左藏庫給用皆從之

庚戌命皇城使劉承珪造南郊正神位版付有司藏虔潔之所以備親祠

江淮運糧多和雇客船上謂宰相曰商旅趨利若此必阻貿易又恐都下粒食增價乙卯令有司勿復和雇殿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李繼和疾甚上謂宰相曰繼和朕之季舅苟有不諱朕欲親臨可乎王旦曰若以品

秩言之固無此禮陛下敦叙外族於禮無嫌先朝杜氏諸舅亦有故事上然之

己未詔河北河東陝西路轉運使遣官和市軍糧先是諸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慮損腐故也時連歲大稔因令增蓄靡限常數以備轉餉

供奉官閤門祇候劉文贊趨東華門衝宰相馬至崇政殿門宰相與親王對揖又橫絕而過為閤門所舉文贊坐責釐務僻遠庚申詔自今文武百官內廷出入道路

相逢一准儀制命婦車輿與文武官相遇亦須迴避翰林書藝楊昭度御書待詔盛量等言為當直入院稍遲監院中使趙履信便去巾幘欲行笞責忝受命服專具披雪詔送宣徽院劾履信不奏擅行之罪以聞

舊制節序賜宴惟皇族近列諸帥內職三月甲子始詔自今上已重陽三司副使判官及館閣職事官並別置會其後知雜御史三院御史法官開封府判官亦預焉丙寅詔定護葬官所受贈物之數先是喪家所遺多務

豐腴上憫其重費故裁約之

丁卯宜州內屬蠻知元州舒君強知吉州向光普加恩
仍知州事 宋搏等使契丹還言契丹所居曰中京在
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墻垣宮中有
武功殿國主居之文化殿國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
大率頗慕華儀然性無檢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
惟國母願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國主奉佛其弟秦王隆
慶好武吳王隆裕慕道見道士則喜又國相韓德讓專

權既久老而多疾上曰自契丹約和以來武臣屢言敵
本疲困懼於兵戰今國家歲贈遺之是資敵也馮拯曰
儒臣中亦有此言上曰武臣無事之際喜談策畧及其
赴敵罕能成功好勇無謀蓋其常耳儒臣豈不知利害
耶前代多用儒將然亦難其才也

戊辰命都官員外郎喬希顏為契丹國母生辰使供奉
官閤門祇候景元副之 趙德明遣萬資等四軍主領
族兵攻西涼府既至見六谷蕃部彊盛懼而趨輝和輝

和設伏要路示弱不與鬪俟其過奮起擊之勦戮殆盡
其生擒者輝和驅坐於野悉以所獲資糧示之曰爾輩
狐鼠規求小利我則不然遂盡焚而殺之唯萬資軍主
挺身遁走鎮戎軍以聞上曰輝和嘗殺繼遷世為仇敵
甘州使到亦言德明侵軼之狀意頗輕之量其兵勢德
明未易勝也

辛未秘書監致仕李昌齡卒

甲戌宛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詣闕請封禪

對于崇德殿上令引進使曹利用宣勞而諭之曰封禪
大禮歷代罕行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命五
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昭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嶽
以報天地上帝曰此大事不可輕議良等又曰歲時豐稔
華夏安泰願上答靈貺早行盛禮詔賜緡帛遣之知州
邵晧又率官屬抗表以請亦不允

乙亥詔河北諸州軍租稅並令本處送納督三司放准
赦逋負

丁丑上謂輔臣曰朕常聞太祖隨周世宗征淮南戰于江亭有龍自水奮躍向太祖人皆驚異太祖見而惡之折所持矢不顧其謹如此馬知節曰太祖在周朝以忠勇竭節常務兢畏任殿前點檢與同列習射既中的有以金帶鞍勒馬為贈者太祖却之曰人臣宴集以此為禮能不避嫌乎遽攬轡不揖而去 今川陝諸州勒醫博士按聖惠方合本土所須藥以給兵戍 詔侍衛步軍司閱保寧軍士分為四等其第一等徙營亳州永城

縣自餘聽歸農無家可遣者隸諸軍為剎員先是釋諸

軍老者為剎員馬步軍都虞候王超請以常經行陣者

別置名額處之遂立此軍至是復蒐去焉

咸平三年二月超為馬步

軍候景德二年正月罷去矣保寧軍額亦不見初立時三朝兵志即係之祥符元年當考

戊寅增置東西班殿侍院一於彰化橋北

此或可附橫行及東西班

制

已卯

案宋史係丁卯日

諸道貢舉人兗州進士孔謂等八百四

十六人伏闕下請封禪

庚辰晁迥等上合格進士諸科八百九十一人免解一百八十六人又學究二十二人得四通三吏五人一通並準格落下詔特奏名命給事中張秉等七人鎖宿於御書院覆考試卷遣中使監視考訖又送中書看詳審刑院言准端拱二年詔軍事判官節度推巡並依七品例犯罪減等正言監察皆臺省清資而品第八律不該減望自今同雜五品例從之

辛巳詔河北緣邊州軍逃戶歸復者依農田敕蠲放仍

免三年徭役

癸未詔自今文武官所書歷任無得虛錄勞課隱漏過
犯違者重寘其罪

乙酉徙麟府州戍兵及鈐轄於河東以邊部寧謐減轉
餉之勞也仍令轉運使於河西預積芻糧以備緩急

雄州言契丹於拒馬河北創亭舍以候朝廷使命內
品監吉州造船塲馮保奏先造成龍船十隻欲以備京
師諸池習水戰准省司所降制度為魚龍之狀今欲將

造成者毀拆依樣重造上曰金明池所習水戰船蓋每歲春夏都人遊賞朕亦為觀之止欲頒賚諸司及習水戲兵士此船何須改作可速指揮省司押令赴闕勿使

改造

據會要
三月事

夏四月辛卯朔天書又降于大內之功德閣

此據天禧元年正月

壬戌詔追書本紀
實錄並不載也

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詣東上閤門凡五

上表請封禪甲午詔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楊億草
詔有不求神仙不為奢侈等語上曰朕不欲斥言前代
帝王遂改云朕之是行昭答玄貺匪求仙以邀福期報
本而潔誠珪幣牲牷並資豐備服御供帳悉從減省遂
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

乙未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為封
禪經度制置使初議封禪未決上以經費問權三司使
丁謂謂曰大計固之餘矣議乃決即詔謂計度泰山路

糧草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相度行營道路翰林學士晁迥李宗諤楊億龍圖閣直學士杜鎬待制陳彭年與太常禮院詳定儀注王旦請依郊禋故事面命五使上曰升中大禮五使之職當於中書樞密院以班次領之馮拯曰臣等叨居重位又忝使名慮未為允望仍舊貫上曰大臣為之蓋重祀事也

丙申命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

宋朝要錄云馮拯為儀仗

使陳堯叟為鹵簿使趙安仁為橋道頓遞使其禮儀橋

道頓遞使事令拯洎堯叟分掌之欽若安仁並判兗州
仍更迭往乾封縣禁於泰山樵採者山下工役無得調
發丁夫止用兗鄆州兵充行宮除前後殿餘悉張幄幕
金帛芻糧委三司規度收市或轉輸供用他所湏物悉
自京輦致無得輒有科率發陝西上供木由黃河浮筏
鄆州給置頓之費

丁酉改賜閤門戒諭出使京朝官并幕職州縣官詞以
真文降錫務令清淨為治

戊戌命皇城使劉承珪龍圖閣待制戚綸崇儀副使謝
德權計度封禪發運事綸上疏言臣遐覽載籍驗天人
相與之際未有若今炳煥者也請詔侍從大臣摹寫祥
符勒於嘉玉藏之太廟別以副本祕於中禁傳示萬葉
世世子孫恭戴天命無敢怠荒然臣竊謂流俗之人古
今一揆恐託國家之嘉瑞寢生幻惑之狂謀或詐憑神
靈或偽形土木妄陳瑞命廣述休祥以神鬼之妖詞亂
天書之真旨少君樂大之事往往有之伏望端守元符

凝神正道參內景修行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
以御烝人寶太和而延聖算仰荅天貺俯惠羣黎上嘉
納焉 以兵部員外郎知兗州邵晷為京東轉運使
遣使巡護齊州泰山路禁止行人 兗州別給公用錢
月二十萬

辛丑令東京諸州軍刑獄務從寬恕無得非法決罰
壬寅以吏部員外郎判三司勾院盧瑛權京東轉運使
詔東封緣路禁採捕修建行宮無得侵占民田扈駕

步騎輒蹂踐苗稼者御史糾之兗州民供應東封外免
今年徭役及支移稅賦萊蕪治戶舊逋鐵課官司理納
免其科罰 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仍錄題解摹印以
示之初於殿廊設幔列坐席標人姓名又揭榜表其次
字令視訖就坐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八人為考官直
史館張復等八人為覆考官侍御史周師望等二人糊
名給事中張秉知制誥周起詳定等第上遍至幄次諭
宗諤等務極精詳勿遺賢俊時南省下第舉人周叔良

等百二十人訟知舉官朋附權要抑塞孤寒列上勢家子弟四十餘人文學淺近不合奏名上曰舉貢謗議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謂勢家子弟者別坐就試既而叔良所陳皆妄令配隸許州翌日又命宗諤等出諸科義題復令同判太常禮院兼判國子監孫奭詳審以進刻版摹本遣中使就坐給之宗諤上所定進士文卷詔宰相覆考訖乃臨軒賜進士姚晧等一百六人及第三人同出身十五人同三禮出身八十三人學究出身九經以

下及第出身試銜助教者六百五十二人先是謝恩始
令釋褐是日特賜綠袍鞞笏以睦等三人為將作監丞
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第四第五人為兩使推官第六人
已下凡五十人并九經關頭為試銜知縣餘為判司簿
尉睦鄭州人也初宗諤等考諸科義卷通有差舛上召
宗諤等面責焉即令王旦及孫奭改正詔詰宗諤等皆
奉表待罪詔特釋之 增置兗州鈐轄各一員

乙巳莊穆皇后喪始暮上謂近臣曰宮中几筵於禮可

撤乎王旦曰當遵孝明故事上曰孝明再暮而撤旦曰
若以虞練事神既葬祔廟則几筵之設非古也然孝明
上僊已用家人禮葬莊穆母儀天下十年于茲酌於人
情宜守故事王欽若曰几筵之設典禮所無況及暮年
撤之可矣上曰但情所不忍耳馬知節曰今士大夫未
及周歲已再娶矣尚肯設几筵乎馮拯曰此等自傷禮
法何足為言陳堯叟曰中宮不可虛位若建長秋而莊
穆几筵尚在於禮難安上曰萬安宮距正寢甚遠宮中

行服朝夕供養自可從便設几筵固無妨也馮拯曰若此情理皆為稱矣欽若固請撤之上曰禮緣人情朕守祖宗故事若即除去豈禮意乎欽若曰雖祖宗故事如詔勅有未便事亦須更改此典禮所無政恐書之簡冊反生異議上曰不過云用家人禮庸何傷乎卒再暮乃撤

丙午詔於皇城西北天波門外作昭應宮以奉天書命皇城使劉承珪入內副都知藍繼宗典其役

繼宗南海人

司封郎中知審刑院劉國忠言去年至今天下奏案定

斷外止有十一道在寺

國忠未見

府州言民饑命賑之

戊申曹濟州者壽二千二百人詣闕請車駕臨幸皆召見慰勞之仍下詔諸州止續來者

辛未詔自京至兗州敢有妄指民舍林木言建營行宮開修道路及託官司須索配市假借人夫車乘乞取財物者所在護送赴闕 京城宣化門外有軍人死焚其骨成佛像愚民競趨視施財詔開封府禁止之

晉城縣令王琰奇章縣主簿苗文思皆坐枉法受賕抵死癸丑詔刑部以其事告諭天下

甲寅增給保安軍公用錢是軍最極邊以趙德明納款置推場使人繼至而所費不充故也并代副部署石

普言契丹雖與朝廷和好而私署唐龍鎮來懷正官信使不絕漸違誓約潜有侵軼望令邊寨設備上曰修好累年北鄙寧靜不當自為猜慮普止聞流言不知國家大體爾中書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草澤劉若冲

周啟明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呂夷簡草澤許
申皆中等詔以申等雖敏贍可賞而理道未精不復召
對若冲啟明申並許應舉仍免取解夷簡優與親民差
使夷簡蒙亨子啟明處州人也時上封者言兩漢舉賢
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
當復設此科於是悉罷吏部科目
劉若冲許申未見
丙辰詔太祖太宗朝諸路所獻祥禽異獸皆在苑囿可
上其數俟封禪禮畢縱之 令緣路諸州釀酒以備供

頓省轉送之煩 詔三班使臣奉祀事能幹集者俟異
日與優便差使 有司言巡狩有燔柴告至之禮皇帝
親行事又封祀至泰山下柴告昊天上帝於圓壇如巡
狩告至之禮有司攝事即不載攝事之儀車駕至泰山
合行告至望令太尉以酒醑幣帛於山下壇告至奏可
又言車駕所過山川及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
祭所經十里內神祠橋道並合致祭今參詳其數頗多
慮有司供祠不逮請名山大川先代帝王功德赫奕者

遣官外餘委本州祭告從之 遣使馳詣岳州采三脊
茅三十束備藉神縮酒之用有老人董皓識之授皓州
助教賜束帛 殿前侍衛司言扈駕諸軍望別給新錦
半臂上曰征行擐甲乃給此服今封祀行禮不須盛飾
戎容若盡令易之所費甚廣遂不許

戊午詔東巡取鄆州臨鄆路赴泰山禮畢幸兗州取中
都路還京先是自京抵兗州有路二由曹單者為南路
太宗朝嘗置頓于此由濮鄆者為北路時命王欽若曹

利用由南路趙安仁李神福由北路同赴泰山計工用之繁簡且言南路雖近而用功多北路郵傳有素而功省故從北路焉 龍圖閣待制戚綸言方修天下圖經其東封路望令先次修撰以備檢討從之 盧瑛上京東管內芻糧之數請收市轉送獄下上曰以兵籍料之所乏不多瑛此乃過為經度耳若果行之必擾于下第令增價收市餘悉罷之

己未張崇貴言得趙德明書請許市青鹽詔以德明所

納誓書付崇貴諭之蓋素不載青鹽事也 吏部尚書
張齊賢上疏言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吞
併當時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畧舉既往事以明本
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母舊地別無他心
先帝與銀州廉察庶滿其意邇後不住攻劫直至降到
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首又脅制却賀蘭山下族帳言事
者猶謂封賞未厚洎陛下繼紹務欲綏懷不恠爵賞盡
賜銀夏土壤寵以節旌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

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彼
之情狀昭然可知當麟州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
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頭角蕃族令與為敵
此乃以蠻夷攻蠻夷中夏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
封崇博囉齊俾其展效其時近位所見全與臣謀不同
恩命之間多沮撓及梅詢受命終不令去所授所賜全
違始謀然繼遷終因攻劫六谷為博囉齊射殺近知趙
德明依前攻劫六谷兼聞曾破却西涼府所有節度使

并副使結布伊朗布及在府戶民並錄在部下萬一不
謬則德明之心又似不小况其人悉是唐末陷蕃華人
兼結布伊朗布等諳熟西南面入遠蕃道路六谷田牧
之遠近川澤之險易盡知之矣若使脅制却六谷之後
即慮瓜沙甘肅于聞諸處漸為控制緣此以四蕃中州
郡舊屬靈州總統即今在夏州畫說者必以此為計所
以繼遷在日方欲吞滅六谷今來德明又以父讎為名
志在通甘伊瓜沙道路必要統制西夏唐朝嘉木布破滅

之後便不相統一所以五代以來西蕃安靜今儀渭秦隴山後雖大段部族苟或漸被侵擾則他時邊患非輕將來聖駕東幸臣必慮德明乘便去攻六谷向使博囉齊尚在則德明未足為虞今博囉齊已亡斯多特恐非其敵伏望委兩府大臣謀議早為經制

齊賢上疏不得其的日月附見

德明請市鹽
後更俟考詳

先是監察御史張士遜為貢院監門官時貢舉初用糊名之法士遜曰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日當引試願

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上是之記名於御屏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是月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卻上乃自除士遜為之士遜謁宰相王旦於政事堂自言止歷縣道未親郡事今驟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容曰朝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旦語人曰此轉運識大體士遜後徙廣西河北每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云

景德四年十二月張士遜監貢院門

非巡鋪也本傳誤今改作貢院監門官除轉運使實錄在辛丑今移入此

詔今後入內內

侍省更互逐年差使臣巡黃河隄

